

人文齐鲁

93年前新华门前的哭声——

五四运动中的山东请愿团

对山东请愿代表的“秦庭之哭”，李大钊这样评说：“这样的炎热酷日，大家又跪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地哭。唉！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前的一片尘土！”

◆刊前絮语

历史， 口口相传

◎王慧

今天是5月3日，“五三”惨案纪念日，明天又是“五四”青年节，本期“人文齐鲁”特意刊发了一组纪念“五三”惨案和“五四”青年节的文章。

作者魏敬群的《93年前新华门前的哭声——五四运动中的山东请愿团》记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山东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举行的一系列示威请愿活动。一战结束后的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得不到丝毫好处，反而要眼睁睁看着日本从德国手里抢走山东，而北洋政府竟欲在和约上签字。山东人当然不会屈从于挨个主子再做洋奴，他们冒着酷暑来到当时的总统府、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前要求晋见总统，几经交涉被拒之后，代表们“跪在门外，放声号哭”，而老天也被感动得降下大雨。这是93年前新华门前的哭声，为国为民，感天动地，所幸代表们的合理要求得到了政府有所保留的支持。国务院代总理龚心湛向代表们表态：“政府万不能牺牲山东。”最终，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由蔡公时之女蔡今明口述、王丙录记录整理的《65岁方知自己是蔡公时之女》不仅记录了蔡今明老人一生的坎坷经历，更详细披露了她从知晓自己真实身份到积极联系海内外亲友、把父亲铜像从新加坡请回济南的后续经过。这位父亲牺牲时才1岁，从小被查家抱养的烈士之女直到65岁才知道自己是谁。她幼时多病，又饱受抽大烟的养母虐待，可以想见，在得知自己真实身份并回想幼时经历时的那种情绪反差该是多么悲喜交加、五味杂陈。难能可贵的是，她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做到了一件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事——让父亲的铜像回归他的殉难地济南。也许父亲与女儿的联系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她的工作地从北京到东营再到济南，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着她，让她最终完成与父亲铜像的“见面”。

这段由蔡今明老人口述的历史读来让人唏嘘不已，另一篇纪念“五三”惨案的文章《“五三”惨案中我父母的危难亲历》也十分珍贵。这是作者董宝琳老人记述的他的父母如何在“五三”惨案那天从日本鬼子枪下死里逃生的历史，这是他的父母亲口为他讲述的，是一段口口相传的历史，这历史虽不见于任何一本史册，但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家庭的历史却是永远值得珍藏和铭记的。

□魏敬群

五四运动 缘于山东问题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由山东问题而起。

1897年，德帝国主义强占胶州湾，建港筑路，把侵略势力扩及山东内地。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向德国宣战，乘机出兵山东，占领青岛，大肆侵吞山东权益。

1918年11月，一战结束，以英、法、美、日、中等为一方的协约国成为战胜国，德国、奥匈帝国等组成的同盟国成为战败方。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又一次蒙受失败的屈辱。

1911年1月18日至6月2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4月12日，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坚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英、法、美等列强在4月30日无理议定《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中的山东条款(三条)，明文规定德国在山东所获得的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发出“誓死力争，收回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怒吼，冲破军警阻拦，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引发了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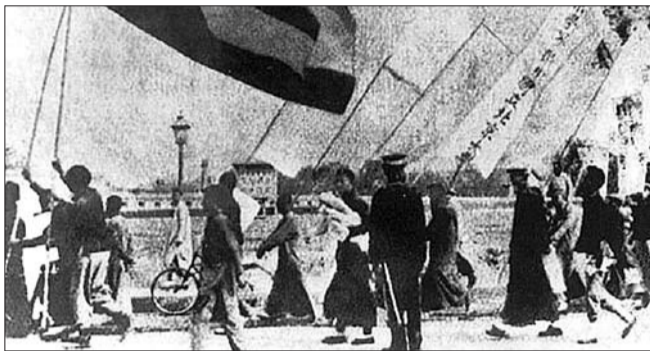
4月20日山东即举行 请愿大会

虽然国人一致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但北京政府却仍倾向于签字和约，并且害怕不签字和约，中国不能加入国际联盟，导致“所得有利条件，一切放弃”(段祺瑞语)。鉴于此，山东人民带头掀起拒签和约的请愿浪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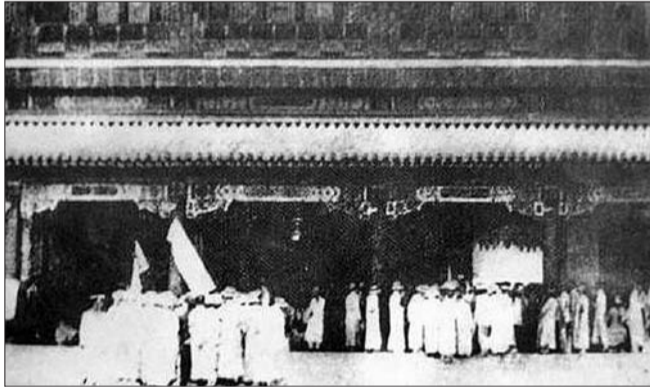
早在4月20日，山东各界十万三千多人就在济南演武厅召开国民请愿大会，致电北京政府和参众两院及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要求收回主权，惩办祸首。

6月17日，山东各界得知北洋政府仍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署不平等条约，日期初定在6月底。翌日，山东省议会、律师公会、济南总商会、山东教育会、山东农会、山东报界联合会、山东学生联合会等召开联合会议，一致决议，立即派出“山东各界请愿团”，到北京请愿。当场选出代表85人，省议会代表有王乐平、聂湘溪、李子善等，学联代表有王建兴、李澄之、庄达中等，教育会代表有田信卿、连之铎、韦延祺等，律师公会代表有鲁佛民、吴镜荪等，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为总负责人。

6月19日，山东请愿团登车出发，济南人民万人空巷前往送行，有不少人激情难抑而痛哭流涕。20日上午，到达北京的请愿团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队伍。



五四运动中，山东请愿团在北京新华门请愿时的情形。



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

全体手持白旗，为首者，大旗两面，上书“山东各界请愿团”字样；又有要求条件三项，亦书旗上：一、拒绝签字；二、废除高徐(高密至徐州)、济顺(济南至顺德)铁路草约；三、惩办卖国贼。一路沉默肃静，徒步行进至设于中南海的总统府门(新华门)前。

此时此地警卫密布，如临大敌。请愿团要求晋见总统，几经交涉，都未获准。后来守卫索性把朱红大门关闭起来，将请愿代表拒之门外。许多代表见此便高呼口号，向着大门手捶脚踢。

由于天气炎热，韦延祺中暑晕倒，幸得鲁佛民等扶持，方免受伤害。代表们悲愤难抑，便效法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楚国大夫申包胥为借兵兴国，曾在秦庭痛哭七天七夜)，“跪在门外，放声号哭。时适下大雨，一小时后，各代表尽陷于水污泥滓之中，痛哭失声，闻者恻怛。”(1919年6月23日《时事新报》)连之铎大声喊道：“我们85人，今天死在这里，不达目的，决不回去！”后军警督察长、山东同

乡会会长马龙标出面相商，告知次日一早徐世昌总统接见请愿代表。

徐世昌会见 山东请愿代表

第二天早晨4时，代表们依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在东西两边房屋等候。约在7时左右，大总统徐世昌身穿大礼服出见，旁有执戟侍卫48人。这时，代表们循序站在徐世昌对面，发言代表王乐平、李子善、庄达中等6人，与徐世昌只有2米距离。先由代表张敬承将请愿书读过，递给礼官。接着由王乐平对总统说明此次晋京原因，诉说时声泪俱下，极为动人，致使持戟武士也不断以巾拭泪。

李子善说：“今日得见大总统，敢将我东人愤郁情形，尽情报告。自日本占据青岛及胶路后，青济一带人民受其蹂躏，苦不可言……去岁半年期间，查山东交涉公署日人杀掠吾民之案，尚有五十余起，未能交涉清结。省城学、政界同人，少有聚会，日本即强加干涉。甚至社会教育团团员演讲时，略及外交，日人即加侮辱。试思此等情况，尚可谓山东省城系吾国之领土耶？”言至此，李子善哽咽不能成声，全团一齐啜泣。

李又言：“起程之际，我东民父老昆季姊妹环跪车站，泣不成声，囑代表等请求不遂，不得生还。并谆谆命代表，请问大总统是否要我山东？倘仍要山东，我东民尚可忍死须臾……”言至此，全体代表泣不可抑。军警督察长马龙标和侍卫官等，俱下泪。

在代表们义正词严的泣诉和举口一致的要求下，徐世昌不得

已地说：“代表们爱国，政府也爱国。至于所提三事，第一条，关于和约问题已电巴黎专使，暂缓签字；第二条，高徐、济顺两路草约的问题，是可以废除的，不过先偿还日本垫款的二千万，目前尚有困难；第三条，关于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问题，事属司法范围，本总统无权过问。”

代表们要求他当面批还请愿书，他把手一挥说：“这须由国务院总理批复。”接见就这样结束了。

各代表分头请求声援

代表们回到住地后，仔细一琢磨，得到的答复是：“从缓”，“二困难”，“三无权”，竟把代表们的要求推得干干净净。于是，大家计议决定，一方面推出代表，第二天去见代总理龚心湛；另一方面，各代表分头去各界联系，请求声援。

6月22日，国务院代总理龚心湛在居仁堂接见请愿团代表。张敬承报告山东人民因外交失败愤激情形及请愿之三大条件。龚心湛回答：“政府主张大体签字，对于青岛问题即主保留。高徐、济顺铁路两约，政府现筹划取消方法，但存双方契约，必详加磋商始能办到。至惩办曹、章、陆一节，政府业已免职，按之法律只能如此。”

王乐平说：“政府对于巴黎和约主张保留，山东三条如不能保留时，政府如何主张？”龚答：“政府万不能牺牲山东。”王说：“请政府即速训令专使保留山东三条，如不能保留，则完全拒绝签字。”龚答：“此事以请示总统办理。”代表们要求龚心湛马上陈明总统，即日发电，否则便不离开国务院。龚心湛答应马上到总统府办理，代表们方相率离开。

6月25日，龚心湛对山东代表的请愿书作出批复。这个批复，玩弄笔墨，模棱两可，代表们决定将其退回。6月27日，龚心湛第二次批复，大意是：已电令巴黎和会我国专使，不保留山东问题，对和约绝不签字。

山东请愿团的行动得到全国民众的广泛声援和支持，北京、天津、陕西等地的代表都赶赴新华门请愿，与山东代表一致行动。

6月29日，山东各界第二批请愿代表80多人又赶到北京。同日，济南召开万人国民大会，向北京政府发出电文，表示：“今日召开全省国民大会，到者万余人，决议再组成第三组请愿团以待后命。如再无圆满效果，东省人民誓必悉数赴京，尽死而后已。”就在这一天，接到消息，巴黎和会我国专使来电：“6月28日巴黎和会结束，中国代表已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对山东请愿代表的“秦庭之哭”，李大钊这样评说：“这样的炎热酷日，大家又跪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地哭。唉！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前的一片尘土！”